

原著：
〔法〕伊夫·潘基里
插图：
〔法〕奥利维尔·巴雷
翻译：徐磊

MANG SHE
YU
JING CHA

蟒蛇与警察

黑月亮丛书

最新引进风靡欧洲的
法国侦探小说



道苏
和塔奈娜



埃德蒙



蟒蛇

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目 录

1. 从科托努到巴黎/11
2. 蟒蛇模特儿/9
3. 城市的灯光/17
4. 意外的约会/26
5. 圣诞节的圈套/32
6. 藏身丁香门/42
7. 理想的罪犯/53
8. 隆冬的密谋/63
9. 圣诞节照片/71
10. 黑人旅客的说唱乐/79
11. 警觉的蟒蛇/87
12. 伏尔泰大街上的污迹/95
13. 犯罪武器/103
14. 安娜,我的姐姐安娜/110

1. 从科托努到巴黎

赛

万努睁开眼睛，有人在轻声地对他耳语。是非洲航空公司的空姐，她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，正对他微笑，就像面对沃都的部长那种重要人物一般。他一言不发，接下了她递过来的那张漂亮纸片。那并不是一份来自遥远的云端之上的婚礼请柬。不是的。那只是一张菜谱。

赛万努看了看菜谱：石斑鱼冻；普罗旺斯草原炒羊羔或烤鲑鱼；公妃苹果；法兰西乳酪及樱桃塔。他又看了一遍英文菜单，一个字都没看懂，心里想：

“他们为什么不用法语或约鲁巴语来印制菜单呢？”

过了一会儿，空姐问他想要点什么，他谨慎地点了炒羊羔，而不是烤鲑鱼。羊羔他是知道的，而鲑鱼大概是白人们喜欢吃的一种鱼。

他是一小时前从科托努起飞的，这是他第

一次乘飞机，他像一个第一次去上学的小学生一样，怀着胆怯的心情，体验着他的航空洗礼。

空姐一定是接种过抗气旋和晕机的疫苗，就像在平地上一样，从容不迫地向乘客们提供着服务。她走到赛万努身边问道：

“矿泉水、可口可乐还是法国葡萄酒？”

“来瓶啤酒，可以吗，小妹妹？”

她给他上了啤酒，还朝他眨了一下眼睛——并不是在每趟航班上都能碰到这样彬彬有礼的大哥哥！

他开始吃饭。对其他乘客来说，这无疑是一顿美味佳肴，但他宁愿要一大盘刺豚鼠，再来一点笃酒，就像在村子里过节时那样。

飞机平稳地在蓝天翱翔，在飞出沙漠之前，赛万努就在座位上睡着了。他醒过来时，已经飞到了地中海的上空，几乎所有的乘客都在看荧屏上的电影，影片已经快要放完了。

最后，空姐宣布：“我们将要降落在鲁瓦西-夏尔-戴高乐机场。”天空依然蔚蓝，赛万努根本没有发觉，法兰西大地上已经覆盖着皑皑白雪。空中客车相当平稳地停了下来。它大概既不想撞坏跑道，也不想令乘客受惊吧。



赛万努从天
上落到巴黎
机场……



赫赫有名的奈尔·阿姆斯特朗第一次踏上月球时，可能也没有像双脚踏上鲁瓦西-夏尔-戴高乐机场之时的赛万努那样惊讶。赛万努是从那么高的天上落到这个机场——巴黎场上来的，简直无法形容，就那么一下子，扑噜！他像是从茅屋来到了豪宅，或者说是从他村子里的别墅，来到了难看的带着铁皮屋顶的石头房子里。

一位脸色像罐头盒子一样生硬的警察检查了他的护照和签证。没问题。赛万努跟在和他一起从飞机上卸下来的其他黑黑白白的乘客身后。所有的人在这儿就像在自己家里般悠然自若。他拿回了自己的手提箱和包裹。他立刻披上了大衣，戴上了一顶缀着红色丝线的红色羊毛便帽。

他穿的大衣、便帽以及科托努到巴黎的往返机票，都是村里人送给他的。他钱包里的法郎也是村里人送的。这些钱，比他在他的 CP2 班上工作一年挣的还要多！事实上是多得多，因为政府有时会忘记付他工资。
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，上面记着旅馆的名称。这个名称以及地址，他都牢牢地记在心里了，但他在上出租车前还是又看了一遍。

“先生，请到巴黎，天堂路，天堂旅馆。”

司机是一位典型的法国人。他开着自己的出租车，自我感觉就像是一位真正的总裁或者一位舰长，他的态度并不比狱卒好多少。他狐疑地将赛万努从头到脚细细地打量了一番，也许是担心这个黑鬼是个通烟囱的工人，会弄脏了他轿车的座位。

高速路边和屋顶上都还有成片成堆的积雪。赛万努是头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象，正如他是头一次看到巴黎的郊区一样。旅行途中他并没有想象这么多！在巴涅奥莱门，那么多的建筑物令他晕头转向。他来不及看懂那些闪闪发光的字迹、那些国际大品牌的口号和那些广告招贴上的花言巧语。

他的手表指示的还是非洲时间，但他发现，在这儿，白昼精灵败给了黑夜精灵。才下午五点，夜幕便已降临。但他也发现，巴黎并不怕黑。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被灯光填满。它们似乎把天上彩虹的颜色都盗来了。

在巴黎，和其它地方一样，这时都是12月21日，每一条街巷都在等待着圣诞老人的到来。

501号房还是比较舒适的，而且相当暖和。赛万努在脱掉大衣前，倚着散热器呆了一会

儿。他心里想：

“白人白，黑人黑；白人有取暖设备，我们则有制冷设备。”

他躺到床罩下。

外面，巴黎的天空正努力地为情人们营造一些真正的夜的角落。

他想到了他们村里的椰妹。不知道她这一时刻在干什么，在和谁说话，她在想着谁，……过一会儿，在他的村子椰古瓦，和往常一样，夜幕降临了，谁会注视着美丽的椰妹卖她的阿卡萨球和熏鱼干呢？谁会来和她讲那么多的话，就像酋长茅屋旁的九重葛的花瓣那样多呢？赛万努真的很想知道这一切。

将近晚上八点时，他走出了房间。他冒险上了电梯，不一会儿，便下到了一层。天堂旅馆的大堂里，一位漂亮的女黑人在往饮料零售机里加饮料。她的存在令他稍感安心。他走过去，问她该去哪儿吃饭。两分钟后，在寒冷的街道上，他径自微笑起来。塔莱娜，旅馆雇员，算得上是他的女同胞……她来自象牙海岸。她建议他到不太远的圣德尼郊区街去，那里有一家小餐馆，做的种籽富图菜几乎和村里的一样好。

这条街弥漫着世界各地烹饪的味道，喧嚷着来自七大洲四大洋的语言。走在这里，赛万努

不那么惊慌了。他想起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一句话。“非洲雄狮”的队长在去大体育场参加世界杯比赛前说过：“巴黎？巴黎……就是非洲的首都！”



他在睡衣外
套了一件便
上衣……



2. 蟒蛇模特儿

埃

德蒙·巴松皮埃尔一边漫不经心地听着新闻，一边往咖啡壶里倒了双份量的纯阿拉伯咖啡豆。他在睡衣外套了一件便上衣，感觉良好。他越来越喜欢冬天了，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。他想，也许人老了都这样吧。应该是这样的，每个人都有一座时钟，令他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偏爱春天、夏天、秋天，最后是冬天。

他动作慢悠悠的，一点不着急。

要做的事并不少，但他不想立刻就开始为每份订单操劳。他知道，在第一次收藏品展出之时，他的珠宝会及时准备好的。

他切了一片无皮火腿放在小碟子上，微笑地看着一滴滴过滤下来的咖啡。他想：“就是这样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休闲的方式。对我来说，每一天都必须从这种液体开始。”他立刻给自己斟满了两碗。他把早餐摆到托盘上，端到客厅，在

朝着窗户的座位上坐了下来。巴黎的天空，在这个早晨，是那么纯净。蓝蓝的，就像太平洋海岸度假广告上画的那样蓝。但要注意呀，法国气象局刚刚报告，天气将会很冷。它预告说，首都街巷的温度在 $-1 \sim -2^{\circ}\text{C}$ 。

吃饭时，他翻了翻杂志，突然感动得微笑起来，那上面有一张非常漂亮的照片，是瑙米·坎贝尔挽着曼德拉总统的手臂，她和所有的人一样刚刚说过：“生日快乐，总统先生。”他大声说道：

“盖帽，曼德拉，在八十岁生日时结婚，而且得到最美的顶级模特儿的温存，是的，世界美丽的时候是多么的美丽呀……”

瑙米·坎贝尔，或多或少由于她，埃德蒙才会有这么多活要干。在全世界，她是头一个在美丽的黑皮肤上戴他的珠宝的人。已经有两年了，那是一款花型首饰。要是像预计的那样，她成为下届古勒瓦尔节游行的皇后，也值得他准时交付蛇形首饰。说不定也会对他张开双臂，谁知道呢？

像每天早晨一样，他起身去看看那张很长时间以来就摆放在钢琴上的照片。照片上是一个别着腿的金发女孩，穿着尖尖的高跟鞋做着平衡的动作。他轻声地说：

“内莉，别妒忌璐米。这只是因为我不久就要提前退休，我还要和她最后合作一次！再者，她和一个老宝石匠、一个把金子变成花或蛇的老巫师在一起能干什么？”

他在浴室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涂满剃须膏的样子时，才想起了圣诞老人。今天是12月22日，不管台上的是新政府还是旧政府，圣诞老人总会在24日到25日的夜里来到。该想想小孙子们了。做一个好爷爷和做一个优秀艺术家、珠宝设计师一样难。

他一边刮胡子一边唱：“玛里奈拉……当你用双臂拥抱我。”这是他无政府主义的一面。近来人人都在哼唱蒂诺·罗西的歌。好像他们真的信仰《别忘了我的小鞋子》一样。而他则做了不同选择。的确，他一直对爱情歌曲情有独钟。

每次他到巴黎市区，都仿佛举行一种仪式。他在米白色衬衫外打上红色领带，套上蓝色西服，穿上皮鞋，然后披上一件外套。一切准备就绪。

他走下楼。信箱里有四封信：两封购物账单、一封电话费通知单，还有一封则是一个正方形的牛皮纸信封，他认得上面密密麻麻的小字。这封信是从14区雷蒙·洛朗朗大街寄来的。他把所有的信全塞进大衣的内袋中。





只有在巴黎才能如此繁华喧闹。确实如此，特别是在圣诞节和新年临近之时。

巴黎人最喜爱这个季节。他们可以牵着纯种靓狗，到福申酒店或杜巴里公妃酒店去享用美味佳肴，或到一些三星级的餐馆里去品尝特色食品。就连平常赶着牛犊的乡下人，也可以用节省下来的积蓄，到奥尚饭馆饱餐一顿，看一眼就令人垂涎欲滴的“盛宴”，把白晃晃的汽酒浇在菜上，简直就和香槟一模一样！

埃德蒙·巴松皮埃尔远远地看着鼓动腮颊嚼东西的人们。他在勒得鲁-劳兰地铁站前迟疑了片刻，最终还是选择了步行。毕竟夏特莱离此不过四十分钟路程……他清楚，12月24日晚，他将享用一道自己烹制的靓汤，还有一打半浇上上好美酒的牡蛎，再到夜色中去转上一圈——内莉以前身体好的时候，就常常挽着他的胳膊散步。

在巴士底，他远远地绕开了歌剧院。尽管他十分喜爱音乐，但这座建筑在他眼里太威严，他总觉得它像是一个警察局！他转头望了望柱子上的“精灵”，它显得比平时更加调皮了。一丝寒意仿佛使他振作了许多。

当圣-雅克映入他眼帘时，已经是十点差五分了。他想先到撒马利人商场为自己买一顶

毡帽或羊毛便帽,但随即又放弃了这个念头:傍晚或明早给小孙子们买玩具时再说吧。他还是坚持步行,径直从夏特莱剧院旁穿过,来到梅吉斯利码头。

和上次经过时不同的是,人行道上的零货摊少了很多。那些来自异域的动植物都暖洋洋地躺在店铺里。没必要到店外去找来自亚马孙河流域的南美长尾大鹦鹉,或者来自所罗门群岛及安第斯山脉的兰花……

他穿过两棵装饰成圣诞树的日本槭树,走进布尔斯罗父子商店。这里地处巴黎市中心,出售来自四面八方的宝贝。一位男售货员走了过来,他有一些在大峡谷风餐露宿的探险者的气质,但更像是一位乡村摇滚歌手。

“先生……”

“您好,我是埃德蒙·巴松皮埃尔,我订购了……”

“巴松皮埃尔先生,您好。您的地虫正靠在散热器边悠闲地等着您呐。”

“您说什么?”

“自从那家伙来了以后,我们就叫它‘地虫’。这样很好玩,但也是为了消除我们的恐惧。大蟒蛇也好,小蟒蛇也好,这里没人喜欢它们。”





“但蟒蛇的确可爱，不是吗？”

“也许吧！您要它干吗？圣诞礼物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我买它是为了我自己，为了我的工作。这条蟒蛇将成为我主要的模特儿。”

“我不明白……”

“我是艺术家，亲爱的先生。我为那些大服装设计师设计珠宝。别走漏风声：下一款在吕西安-保罗·古勒瓦尔收藏展览会上展出的新样式，将被命名为 Self-serpent。近期我正在做这个设计。”

“棒极了。我这就去取您的模特儿！”

售货员转身去取模特儿。埃德蒙·巴松皮埃尔看了看花花绿绿的鱼。那些鱼也隔着玻璃看着他。双方都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
售货员回来了，抱着一个顶部安装了栅栏的木箱子。

“就是它了。很漂亮，您会看到的。它的头部后面有一个绿色的圆圈，仿佛是用墨水弄上去的一个抹不掉的特殊标记。它就在里面，绝不会跑出来伤着您。这个箱子结实得像是安全区的弗勒里-梅芳吉斯监狱。”

“您在那儿呆过？”

“不，我听说过。说正经的，您准备如何安置它呢？”

“我的工作间里有一个铁做的散热器，旁边铺了一块用柳叶编的地毯。”

埃德蒙·巴松皮埃尔用信用卡付了账。在收银员开收据时，售货员递给他几只小白鼠。

“谢谢。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您的这条三米五长的蟒蛇不吃猫食或奶汤什么的，它只吃老鼠、白鼠或印度猪。”

“啊……多谢。”

他叫的出租车已经来了。售货员亲自把箱子放进后备箱中。他多少为有这样一位主顾感到荣幸。

“请到特洛梭大街。”

箱子很重，但总比装了一只尼罗河鳄鱼要轻得多。埃德蒙·巴松皮埃尔把它放到散热器旁，并没有打开箱子。他又把四只小白鼠放在旁边，它们将成为蟒蛇的年夜饭。

他小心翼翼地走出工作间，锁上两道门，穿过院子走向 B 号楼梯，然后乘电梯到三楼，来到他的公寓门前。

